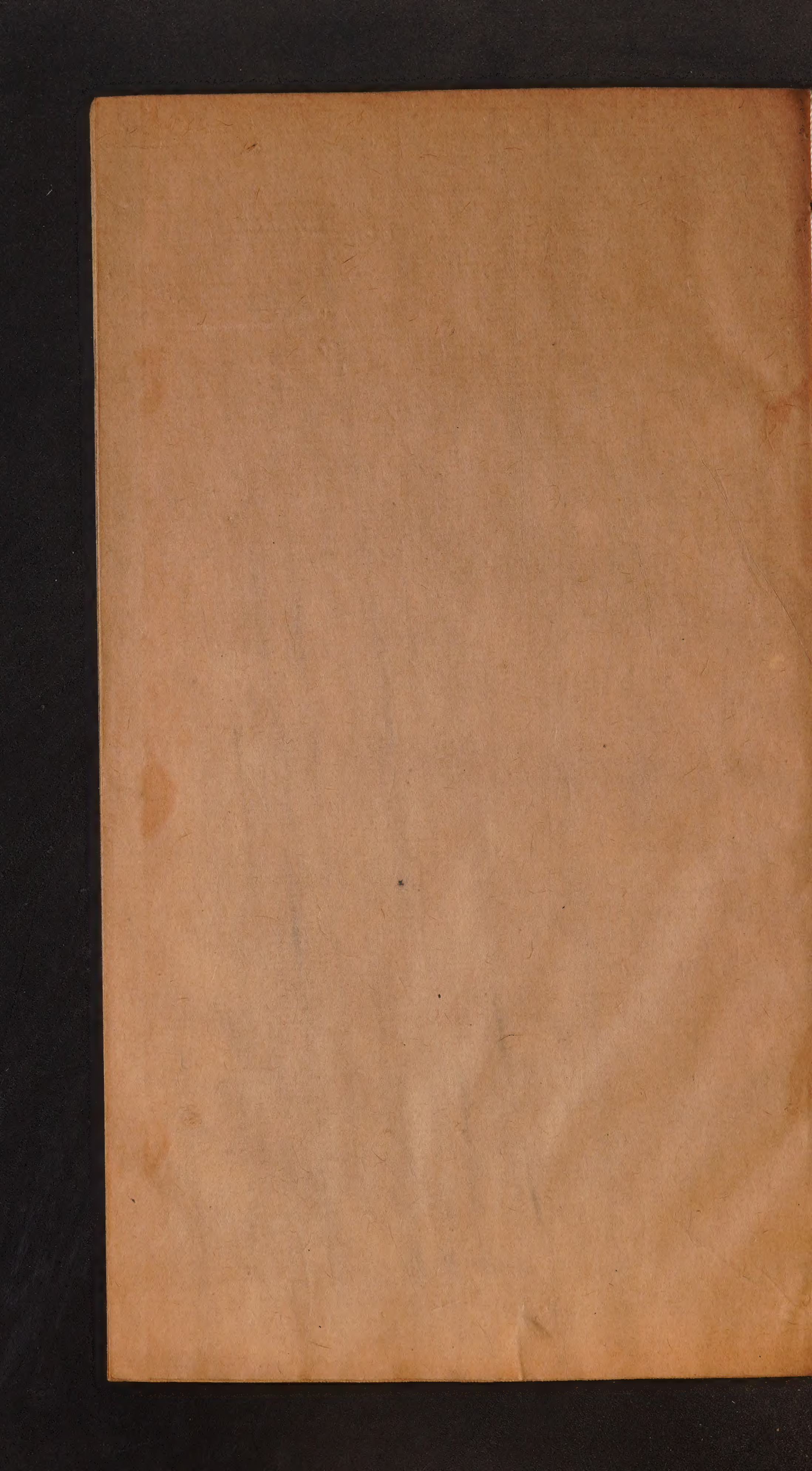








先標魏其嬰信賢令曾孫憲承此旨方自喜於天子感嵩親就梁王圖定策功矣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

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

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侯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

本著武安罪而傳終王魏其

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

籍福性柔恐
故每欲為人
息爭解紛

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

詠心

用計

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

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
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
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
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
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横
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
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

綜諸孫入蒞法

遇下倨

侵上權

傲甚矣

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

文貪

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級下

遷入灌夫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

信義慨然亦輕自用故其道殺身

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頴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讐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

直好名稱

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

乃亦橫如是是足殺身

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

長

大謀熱場中豈可發鬧燥

貴人過何重輕乃爾爲

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晩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

驕蹇之狀如在目

又誤前何恭今何倨耶

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

倣籍福大難須大忍性

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

短

事見後揷入

長

遠避且不免奈何適火坑乎

眼孔淺此常事何異

似屬之時自爲何謂丞相貴人又屬夵得時諷切其

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飮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

使將年分明駡坐語

激李將軍怒灌

始即駡坐爲罪使縛即前

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
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
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
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
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
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
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
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

事可按少遲
將復理前陰
事不得按矣

入魏其

眉也轉移有
機而未能抵
也富翁厲於
止前得脫即

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

激

已至東朝豈能與丞相爭事哉

直傾危之言家所亦所忌惡

意欲解紛

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

又激

疊文

於東朝辨帝
終私武安
終嚴主爵釋
不怒而發怒
內史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横恣頴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

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
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
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
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
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

冷插甚爲急之復記者

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
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
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

退一步便別

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

前所語陰事謂此

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插前事

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

二事史遷親目擊故叙述各各有生氣恨小事不覺多識耳

又糾其失

然左武安

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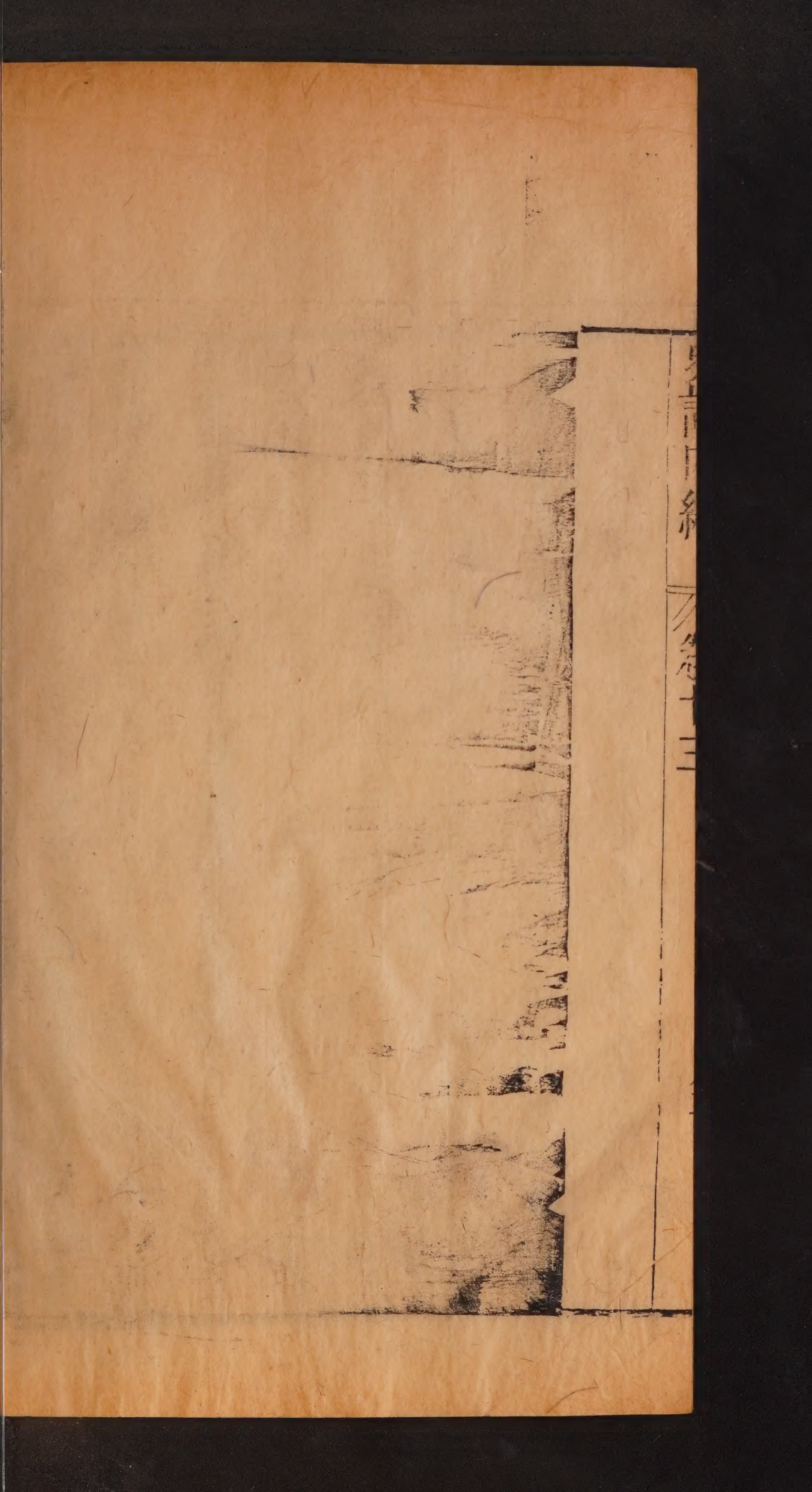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

○右○魏○其○

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家庥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

反覆太息結用二嗚呼哀哉致意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

倚伏相薦蓋如此

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

記得脫

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

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

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

必記匈奴入塞事明殺傷略相當與匈奴傳合

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

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

推功於下然不露乞封意猶辭令遺風

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

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安樂侯校尉李朔校尉趙

以上分詳以下合畧

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

又畧

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

爛然陳法守義可觀

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

意 遂

議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
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
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
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
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
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

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

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
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
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
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
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
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
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
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

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

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

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
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
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千
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
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
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
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
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

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邉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

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亾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麾侯鷹庇為煇渠侯禽梨為河綦侯大

當戶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

終欲驃騎當單于佐之勁卒欲成其功今

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

奇正具如律

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
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
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
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値大將軍軍出塞千餘
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
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
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
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

敘大將軍功詳

暮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

奇

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
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
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
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
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
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
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
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

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

總敘驃騎詳

大將軍覆筆

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眾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

連綴二將各有條

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擧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

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蹴蹋為戲也

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

應在後贊中

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

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首捕虜五萬餘級一與單

後二將軍一
最字羅絡整

然



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幷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

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爲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

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内史
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
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
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

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

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

出以將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

侯不以寵哉

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篇中大將軍驃騎將軍事錯綜成文而終主大將軍以大將軍畧終遠也然天子意常在驃騎將軍

原評此傳綜敘其事實以著其才畧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蔡等之得志以致其曠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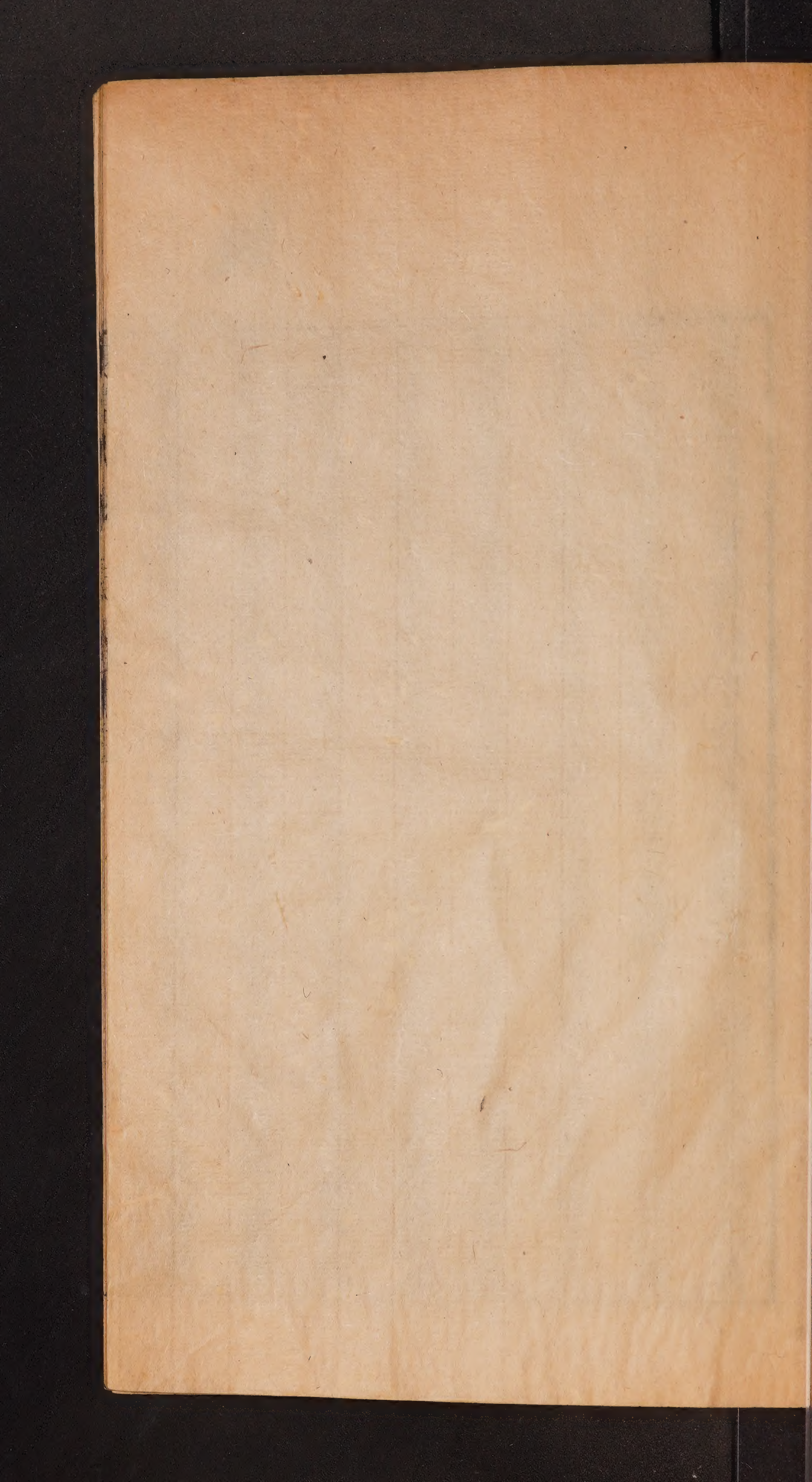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

原評此傳純敘其事實以著其不得意寫之所以然又寫其才氣之獨志以致其遇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歎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





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
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
[illegible]○在○[illegible]○
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
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
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
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
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
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

原評精神正在重一前字

白馬將出覘軍會有變故殺之

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

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荀悅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

省文書就善水草自便可無部伍行陣何謂律哉又用不識詒音說一遍用旣然字作系絲

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

揷

見畸世不遇

敗沒竟全有

勇有畧

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

斷

抽　揷

畸世不平

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

射虎射石壯武之極小事大筆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

性

習

可悟學道令不專詎有成哉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

所傷云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

兩都賦曰黃間機張余弩之名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

可扼腕甚哉法之不可格卑也

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

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
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
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
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
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
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
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
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

可勸可戒不
直廣不侯妻
孥子孫皆反
中奇禍殺降
之報宜烈矣

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
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
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
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
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
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
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
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

慷慨甚

敖嘗篡取青故於青有恩

可扼腕

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音幕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數奇如此

已見入軍乃後遣長史問狀又遣糒醪文云報天子曲折禮意辭命頗有古遺風

慷慨曾無半言卑辭

合軍出東道軍亾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

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

大將軍度难任

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

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冊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

武帝於李氏勇力不酬而法必用可謂寡恩

鬭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亾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耻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

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